

剖白

許久，體內不再是一條沉默的河流。昇起，來自不能確定的某些方位，我恆聽出陣陣嘩然的潮音，湧至無岸之岸，又鬚鬚是金屬們撞擊後之迸裂，鏗鏘地將我懊惱摧醒。就持續在如此之過程，一種無法遏抑的形體潰散，突兀令我相信：我已非完整。

我始恍然關於我之存在，正涉及某些嚴肅的課題與尖銳的矛盾。當我蓄意要檢視這些吶喊的碎片，透過內省與自覺，藉重新復現，以認知客觀之全貌，益加令我感動：這是唯一的抉擇。

至於世俗的做作，和欲成為某種典範之努力，則是我所鄙夷的原則。在這一系列的手札裏，我無意要感染你無關的情緒，當我揚棄炫麗濃艷的色彩，去掙脫因過度抑制人格的窘態，以及跨越倫理的範疇，乃爲了表彰最真確的人類屬性，與至純粹的精神狀態。

而依循思維的內在秩序，擺脫時空的外在局限，以安排每一閃現的事件，這是我最後的詮釋。

卷一 短髮男子

A. 額頂之髮，修剪成一坪春草，我試停住所有的風向，且諦聽生長的音韻，攢動於肌膚之層次，這已是不由分說令人陶醉的快感。

又不能典當的不動產，我將它命名爲L.Y.

我笑着的時候，它卻嚶泣。

C. 設若妳尙要拒絕我的美意，請著一襲黛綠的裙衫，使我知悉妳是不可摘食的青菓。

D. 一根菸草燃燒了整晚。思維的二氧化碳，在貝斯手的瘋狂裡手舞足蹈。

E. 整間咖啡屋裏，孤獨是種最豪華的燈飾。

當我第一次感激於美，感激於那雙極具說服力的睛珠，我會不假思索地說：「就用那神異的普魯士藍溺死我吧！」

——每一啓闔，我總是那朵天亡的光。

F. 山影傍着車窗疾走。

在千尋的俯瞰裏，槁黃的硫磺泉源流湧着悔恨的熱淚。不該激念的往日，竟輕率毀去青翠的面容。

G. 最甜美的紫葡萄，懸掛在最高的枝頭上。

一隻狐狸走過來，狡獪地說：「葡萄已經有了主人。」

H. 伊索說：「別理牠，開始專心建造你的梯子吧！」

B. 我那瘦瘦的影子，是既不能變賣

都市不斷上昇，天空不斷下沉；道路日益拓寬，人心日益狹窄。

思幻手札

安全島的綠色，漆成另一種假面，是否你還能嗅到草香？是否你還能聽見蟬叫？

I. 我再度造訪亡友的靈魂，中元的纏午，渠之音容是端坐在三十六號木架上，一堆微微發光的燐質。

冥紙灰揚，我低聲誦唸我的「絕響」。

渠以整座靈塔的陰沉，回應了我那迢遠的呼喚。

J.

末班二十九路公車上，此刻祇剩下我一人了，除掉車掌那張情緒的臉孔，頻頻被疲憊虐待外，唯我獨醒。其實我已醉過，以伊的耳語、微笑，伊曾是甜甜的蠱惑，可是我多麼地不信任那種醞釀的感情？

K.

這是個冷戰的年代。
大學文憑之必要，購買房地產之必要，懵懵懂懂過日子之必要，和心愛的女孩長相廝守之必要……。
但有時戰爭也能製造歷史的清醒，這裏已夠昇平了。

L.

女孩的容貌，標記為一種音響，且以四位 N. 之七位數字歸納為美麗之檔案。

一枚銅幣之兌換，一條靈河從上游奔竄而來。

M.

十點三十分，國父紀念館前的噴泉謝了，灯采逐漸幻滅，我的期嚮呢？

她竟不能肯定我的善良，那是很重要的。

我走入廣場，且迷失在風裡。

N.

在夢的荒原，巖石費神地思考着，且爬滿一臉的青苔。

我的右手向不可能預知會牽執誰的左手，如何將溫柔掌握為永恆的感覺！

漫過新生南路的瑠公圳，她的頸項，在月光裡迴映着一抹淒白。她轉過頭來細微地道了聲再見，就把一段時間推諉到遙遠。

O.

黃昏，我感覺亡故於一條肇禍的路，那澎湃的血脈忽地綻開為一朵曇花之莞爾。

請將墓誌銘鐫刻在馬路的脊背，我猶可聽見往日循環的鞋聲。

P.

灣仔，永豐街23號。堆砌在瓷磚地上的積木，常被那隻花貓的頑皮所推倒，那時成長的渴念，催促了我早熟的心靈，多麼沉重的承諾！

遠方是電車道，然後斜擱着一截皇后大道的街景，至於尖沙咀的鐘塔，必須是越海的眺望，且越過我的童年。

Q.

有誰願交換我這些無可救藥的原生質，以及多感的、詩質的染色體。或許我的詩將是一部憂鬱的文明，經由血的放牧，淚的灌溉，始能顯出它原始的光澤與色調。

R.

野林。

札手幻界

關東橋，禮拜日的上午，裸浴之後，我偵出多陽體貼在皮膚上的舒坦。

C突然來訪，又是一個光頭，我們相視而笑。附中高三那年，C和我同是翻牆的能手，重逢的喜悅，卻是使人尷尬的笑料。

某晚，他的連星夜調往嘉義，我在外壕服衛兵勤務，他沒找着我。以後，我甚至懶得寫信，老是乏善可陳。

S. 書店是間充滿高張溶液的店舖，浸沉於浩瀚，我的細胞遂自慚，而不能抗拒，終萎縮成一個逗點。

當匠人已完成我的封面設計，誰願閱讀我那艱澀的內容？

T. 城市裏，穿著露背裝的女子，焦急地等待一些不安的手指，那塊隸屬於眼睛的預留地，正遭遇到光的叮咬。

倘若題詩於那粉刷竣工的牆壁，夏天的涵意遂顯得如此單薄。

U. 過去的夢，是一粒披著華麗彩紙的劣質糖果，在時間的迴遞裡潮解、粉碎。

透過一扇圓圓的玻璃窗，视界忽顯得朦朧可愛，這付零度的平光眼鏡，一直被深深喜愛。

V. 我獨自走出月台。枋寮，這裡是縱貫線的最末一站。

的流浪念頭，我在小小的郵局裡寫了一張明信片，試圖藉郵遞來印證我的漂泊。

途經潮州，我買了一本「六法全書」和一張Carpenter的專集。趕回營房，沒參加晚點名，我就蒙頭大睡。

濃濃的疲倦裏，我越過二十三與二十四的疆界。

W. 我想：「我祇是個異端吧！」

我所奉祀的神祇不是具體的，因為我總是唾棄虛偽的膜拜，至於雄偉的神殿，亦不過空洞的建築。

如果真愛與同情一朝禪坐為心中的神祇，我的信仰將篤定於和諧與虔誠。

X. 退伍前的最後一個月，我常常蹣行到火車站，讀卡繆的「異鄉人」，抽「國光牌」香煙，而且不時沉醉在列車開動時尖拔的鳴叫，將我的歸心載到遙遠……

如今，我却有逃離這個城市的急切。

Y. 時下的大學青年，勢將面臨以下四種抉擇：

(請注意！這是有倒扣的測驗題)

1. 分數至上，獨善其身，當盡一己之力，以服一己之務，造一己之福。滿腦子獎學金、托福、留考，不聞世事，却活在別人的掌聲裏。

2. 功利主義，敏感於現實空氣之壓力，明利害，識時務，突梯滑稽，如脂如韋，常有畢業後好好賺它一筆的「雄心大志」，極可能被認為是有抱負，可仰賴終身的好青年。

3. 不失小學生的純和中學生的真，有思想、有感情，常熱烈追求精神生活之圓滿，超昇心靈的境界，但不免有被視為特立獨行，非我族類之危險。

4. 苟全性命於考試，不求聞達於學業。舞會、牌局必躬逢其盛，登山、郊遊必樂此不疲，有勇於面對失業威脅的胆識。

或說：「我老頭有的是辦法！」我猶豫在十字路口，車聲四面埋伏，我何從何往？

Z. 鎮上停電，我們在黑暗中對坐着

。他談得很多，關於他的掙扎、奮鬥，還有他的戀愛。最後他留下S的地址給我，要我試試替他聯絡，他說和S主動分手時，連一份固定的職業都沒有。

光華號進站了，他嘆了一口氣：「台灣雖小，何日剪燭西窗，却遙不可期！」

我揮手，怎也揮不去佇立在月台上的那份惆悵。

註：I段中之「絕響」是作者發表在北極星詩刊12期某作品之題名，內容乃悼念亡友者。